



春日博物小记

张海华 文/摄

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宋代诗人翁卷的《乡村四月》，以其清新晓畅的语言，勾勒出了一番美丽的仲春景象。

虽说诗中月份指的是农历，跟公历4月有所不同，但如果从仲春的角度来理解，在物候方面有不少还是吻合的。今年，由于气温偏高，宁波在2月20日就正式入春了，较常年入春时间偏早了近20天，很多物候现象也都有所提前。这里就为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见闻与感受。

A 年度最盛大的花事

通常，对于宁波的野花而言，一年中最盛大的花事，是从3月中下旬开始的，一直持续到4月底。各种野樱花、堇菜、紫堇、兰花、蔷薇科野花等都竞相开放，抓住春天合适的气温、雨水条件，完成开花、授粉、结果等事关繁衍大计的过程。今年有些花的花期明显提前。我查了一下自己的记录，去年3月15日，我到海曙区龙观乡的四明山里拍野樱花，发现正是花开得最好的时候，可谓漫山遍野、灿如云霞。而今年3月14日，我去同一个地方看野樱花，却发现花期已近尾声，特别是溪边那几株浙闽樱，花瓣几乎已近落光了。推算起来，这里的野樱花的花期大概比去年提早了约一周。

今年3月22日，我在北仑穿山半岛最东端的海边岩石上，意外见到了盛开的大花无柱兰。近10年来，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拍这种淡雅美丽、状如跳舞的小精灵的兰花，而今年是遇见最早的一次。大花无柱兰可以说是浙江特产的珍稀兰花，宁波还是这个物种的模式产地呢。通常，每年清明前后是这种兰花的盛花期，今年看来是提早了。林海伦老师在3月底的野外考察之后，也撰文说，今年宁波的大花无柱兰的盛花期比往年提早了约一周。

当然，也有一些观赏性很好的野花，花期跟往年差不多，比如白鹃梅。这是一种蔷薇科的落叶灌木，盛花期从3月中下旬直到4月上旬。今年3月下旬，我到象山花岙岛拍摄古火山遗迹——海上石林景观时，发现一个几乎全为岩石的小山包上，开满了雪白的白鹃梅，远看整个山包都是白的，十分壮观。这些白鹃梅所扎根的地方，土壤非常瘠薄，这让我十分佩服白鹃梅的生命力。花岙岛回来后，我又去了一趟保国寺。在寺庙附近的山上，也有一大丛一大丛盛开的白鹃梅。我注意到，这里的不少白鹃梅，也喜欢长在岩石旁。

转眼到了4月，更多的美丽野花等着我去寻找和拍摄，特别是像金兰这样的花，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了，今年不知其花期会不会有所提前。记得有一年4月中旬，在四明山中，我和朋友发现了不少已开花的金兰，但见数枚绿叶抱茎而生，托着在花萼顶端开放的几朵明艳的黄色小花。起初，我看到所有的花的花瓣都只是略有打开，仿佛朱唇微启，欲语还休。后来我又去了一次，到达时已近中午，煦暖的阳光直射在花朵上。我拍了很久，忽然发现，不经意间，花瓣已充分绽放，仿佛正伸开双臂，热情地拥抱阳光。俯身仔细观察，金兰的唇瓣显得宽而短，上面还有几条紫红色的纵褶，仿佛在告诉昆虫：来吧，经过这个别致的通道，来帮我授粉吧！

B 鸟儿“错峰”育雏

春天，当然也是动物求偶、育雏的高峰期。3月上旬，鸟友“千里”告诉我，在溪口镇边上的四明山溪流中，有一对褐河乌在育雏，我就赶紧去拍了。因为，虽说我以前拍过很多次褐河乌，但未曾仔细观察过它们的育雏行为。

本地绝大多数的鸟类，育雏季要在4月之后，但褐河乌是个例外，在2月就已经开始求偶、配对、孵卵。褐河乌这个名字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古怪，其实如果把这三个字拆开来讲，就很简单了，即“褐色的河里的乌鸦”。因为，这种鸟全身都是褐色，由于羽色较深，又总是在溪水里活动，因此得了个外号叫做“水乌鸦”（即“河乌”）。

那天，我到溪边时，见到了两只褐河乌雏鸟，它们的体形都已经和成鸟一样大，也学会了飞行。唯一和成鸟不同的是，它们的羽毛上有较多斑点。听“千里”说，原本是有3只雏鸟，其中一只估计是最早破壳的，因此已经会独立生活，不需要亲鸟喂养了。

这一对亲鸟非常努力，不停地在溪流中半浮半潜地捕食，为孩子们提供食物。我拍了不少照片与视频，并仔细看亲鸟嘴里的食物是什么。我发现，它们捕捉到最多的有3种，即虾虎鱼、小虾和水蚤（蜻蜓目昆虫的稚虫），其中尤以水蚤所占比例为最高。这条溪流里的水蚤似乎特别多，褐河乌的亲鸟可以不大费力地捕到不少。后来，我突然想到，在宁波，褐河乌在早春就开始“养娃”，可能跟其食物丰富度的季节性差异有关。因为，如果到了暮春或初夏（其他鸟类的繁殖高峰期），溪流里的水蚤也纷纷上岸羽化为成虫，即成为蜻蜓或豆娘飞走了，对于褐河乌来说，捕食育雏的压力会大大增加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推测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

那天，我还注意到一个以前不曾见过的现象，即褐河乌居然也会发出婉转的鸣唱声！以前，我见到褐河乌，它几乎都是发出尖利的“桀、桀”声，快速向溪流的上游或下游飞去，就算停下来，也未闻它唱出动听的声音。而这次，我发现，无论是成鸟还是雏鸟，都会站在溪中的石头上，“唧唧，居居”地唱个半天，其声调之多变与悦耳，简直可以和那些善鸣的雀鸟相媲美。看来，自然观察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儿，常可以在自以为比较熟悉的对象身上见到很多新奇现象。

C 青蛙“斗歌”求偶

有趣的是，类似这样的新奇现象，我在花岙岛上也见到了，只不过主角不是鸟，而是青蛙。那天，在去看海上石林之前，路过花岙岛村，老远就听到阵阵响亮的“呱呱”声。循声过去一看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有点吃惊，原来，在村边的一个池塘里，竟聚集了上百只黑斑侧褶蛙。所谓“青草池塘处处蛙”，说的就是这个场景吧。

黑斑侧褶蛙俗称“田鸡”，背上多黑斑。这是一种宁波乡野间比较常见的蛙类，在植被比较好的城区湿地环境里也不难见到。每到春天，雄蛙就会大声鸣叫求偶。鸣叫时，雄蛙颈侧的一对声囊（雌蛙没有声囊）就会像泡泡一样一鼓一鼓，可以起到扩音器的作用。

虽说每年都会见到这种场景，但像花岙岛这个池塘里那样大规模的青蛙“斗歌”大赛，我真的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这片田野里有多个相邻的池塘，不过，我走了一圈之后才发现，除了群蛙聚集的那个池塘外，其他几个池塘里几乎没有蛙。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，那些雄蛙不仅唱歌“文比”，还会动武。我看到，雄蛙之间互相追逐，乃至“拳打脚踢”，你来我往，个个不甘示弱，恨不得把身边的其他雄蛙都赶得远远的。

不过，我觉得奇怪的是，这个池塘里貌似都是雄蛙——因为它们全都有鼓出来的声囊，那么，雌蛙在哪里呢？如果雌蛙不在现场，那些雄蛙唱歌给谁听？比武给谁看呢？或许，“矜持”的雌蛙都潜伏在草丛里，在冷眼旁观吧。

总之，在生机勃勃的春天里，动人、好玩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，我恨不得每天都到野外去。